



[日] 铃木良一 著

郝 迟 译
严 明 校

丰臣秀吉

K833.1352/2

丰臣秀吉

〔日〕铃木良一 著

郝 迟 译

严 明 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 林焕文

封面设计 李 文

丰臣秀吉

〔日〕铃木良一 著

郝 迟 译

严 明 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海拉尔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5 4/16 ·插页2 ·字数106,000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800

统一书号：11093·94 定价：0.50元

译 者 前 言

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所处的时代，按日本历史学家井上靖对日本史划分应是安土桃山时代（公元一五六八——一五九八年）。这期间虽然只是短短三十几年，然而在日本史上占有特殊的一页，因为在战国的任何大名（封建时代的诸侯——译者）无不梦想统一全国，而秀吉的主君织田信长虽然还没有完成统一日本的宏图大业，但他在生前已经为秀吉统一全国创造了成熟的条件。确切地说，在室町幕府垮台之后，织田基本上结束了割据的局面。

丰臣秀吉出生于尾张中村的农民家庭，也正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备尝了千辛万苦，流尽了辛酸眼泪，所以他才能够统一天下。就历史的发展趋势而言，此时，农民已经取得了统一天下的自由。因此，他继织田信长之后，仅用八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统一日本国的任务。

然而，秀吉在他平定全国的同时，也就剥夺了人民的一切自由。而农民就“子子孙孙”依附于领主的土地上，交纳“二公一民”的沉重实物年贡，还被领主征课无偿的徭役。

作者铃木教授不仅根据史实生动地写出了丰臣秀吉完成日本国统一大业，而且对他两次侵略朝鲜的罪恶行径予以严厉批判，对朝鲜人民不屈不挠反抗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予以歌颂，并对苦难深重的朝鲜人民予以深切同情。尤为值得称赞的作为一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铃木教授以自责的心情，通过

丰臣秀吉的侵略行为教育日本人民。同时在后记中，批评了那些仍然持着侵略者观点的历史学家，陈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军国主义者使日本一度沦为殖民地的苦衷，这不仅教育了广大日本人民，也给日本历史作出了公正的结论。特别是铃木教授在五十年代借评定历史人物的同时，对当时的军国主义分子以严肃警告：前世不忘，后世之师。

书虽然薄，但涉及的面极为广泛。在译文方面得到颜廷超老师大力帮助与指导，在此深表谢忱。

由于译者日文造诣不深，对日本历史缺少研究，难免出现谬误，深望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第一 部

第一章	为武家效劳	(1)
1.	逃出家门	(1)
2.	松下嘉兵卫	(5)
3.	织田信长	(8)
4.	墨股筑城	(12)
第二章	新的封建统治	(17)
1.	“王法”和“佛法”	(17)
2.	关 所	(20)
3.	“元龟”和“天正”	(25)
4.	一向一揆	(31)
5.	安土筑城	(38)
第三章	中国出阵	(41)
第四章	近畿的经营	(55)
1.	检 地	(55)
2.	基督教	(58)
3.	信长的晚期	(61)

第二 部

第一章	山崎、贱嶽、小牧之战	(65)
第二章	关白丰臣秀吉	(74)
1.	分国和分城	(74)
2.	检 地	(78)

第三章	平定九州及其以后	(87)
1.	螺商人和博多商人	(87)
2.	平定九州	(88)
3.	聚乐亭	(91)
4.	刀 狩	(96)
第四章	全国统一	(103)
1.	平定关东奥羽	(103)
2.	检地和一揆	(109)
3.	德川家康	(112)
4.	百姓和町人	(116)
第五章	世界和日本	(120)
1.	“为了胡椒和灵魂”	(120)
2.	民族和阶级	(127)
第六章	侵略朝鲜	(134)
1.	矛 盾	(134)
2.	侵 略	(136)
3.	抵 抗	(139)
4.	讲 和	(146)
第七章	临 终	(151)
	后 记	(157)
	年 表	(159)
	附 图	(165)

第一 部

第一章 为武家效劳

1. 逃出家门

秀吉于一五三六年出生在尾张中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比织田信长①晚生二年。

父亲叫木下弥右卫门，曾经当过信长父亲信秀的炮手。因为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负伤，就回到乡下当农民。

他的母亲也出生在父亲的同乡御器所。当她嫁给弥右卫门之后，生下秀吉的姐姐和秀吉。不幸在秀吉刚满八岁的那一年，就死去了父亲。不久，孀居的母亲又嫁给同乡的竹阿弥。他也曾是信长的小役人②。后来因病退职回到故乡。再婚之后，又生一男一女。秀吉的姐姐嫁给三好武藏守为妻，

① 织田信长（一五三四——一五八二）日本战国时代末期武将。一五六〇年打败豪强今川义元。一五七三年逐义昭，室町幕府被推翻。一五七六年在近江筑安土城，迁于此。曾经镇压一向宗暴动，统一大半国土。后被部将明智光秀刺死。

② 小役人就是侍奉主君的杂役人员。

也就是后来当了关白①秀次的母亲。他的同母异父的弟弟便是大和大纳言②秀长，妹妹朝日姬就是德川家康的妻子。

以上所叙述的关于丰臣秀吉的身世和家族情况是根据德川幕府的旗本土屋知贞的《太阁素生记》的说法。知贞的母亲和秀吉是出生在一个村庄里的人，所以对秀吉幼年时期的一切情况是十分稔熟的，可谓了如指掌。知贞象听故事一样地经常听到母亲讲述关于秀吉的一些事情，因此，这个说法大致是令人置信的，而且也是可靠的。

在《太阁记》一书中，对于丰臣秀吉的成长过程为什么写得那么凄楚而悲惨呢？秀吉的父亲是个炮手，养父是个奉侍主君的杂役。按情理而言，还不能认为他们就是过着一贫如洗的、而又朝不保夕的、十分困窘的日子，以及极端寒苦的生活。

枪炮传到日本，准确点说那应该是一五四三年前后，说“炮手”未免使人感到有些奇怪。尽管这样，我们可以说他一边作为木下家的农民，应当说是过着殷实的生活，但是一边说他服侍织田信长，那可谓一半是武士之家。事实上，尾张占领木曾川的那一片异常肥沃平原的三角洲地带之后，便迅速地把生产发展起来了。他还到邻近的三河地区进行木棉加工。

这时，木棉的栽培已经开始从中国、朝鲜输入到这个地

① 关白是日本官名。天皇年幼时太政大臣主持政事称之为“摄政”，待天皇到了成年亲政之后，改称为“关白”。唯诸事先经关白过问，然后奏闻天皇，关白握有实权。

② 纳言即大臣的次官。

区。当秀吉刚刚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正是他们积极地奔走于京畿等地的京城为木棉事业谋求销路。而在尾张也大量地栽培并加工麻、棉等物产。在京畿等地，伊势的桑名、大凑、宇治山田等地，这时也大量引进。在这一带地区的有名地主也象对待落后地区一样，有不少人家强制名子和下人直接参加劳动。这时地主也就对那些生活过得殷实的自耕农以现货来征收年贡。这样他们不仅从事商业，而且又扩大了眼界。织田信长之所以获得成功，那是因为他因地制宜地把一些名主①组织起来了。

当然，据我的种种推论，象木下弥右卫门的家还不是这样一些名主之家的。

即使处于混战的战国时代，也还不能不偶然出现过兵患消弭而使人民暂得安生的日子。因此，在这段时间内，在农家的路口道旁，或是在篱笆墙外，曾经络绎不绝地出现过从京城一带来的商人。他们抛头露面于农村，谈论着当前社会的一些政治情况。于是，就使广大农民逐渐认识恼人的困苦贫穷的原因来自于连年不断的战争。

这时，叫做“堺”的城镇，尚没有成为武士三十六人②所管辖的地区。因此，地主老财仍然牢固地统治这些地方，同时还遍布设关所③于各地。这样也只有那些个别的商人才得以幸免于十分沉重的赋税。由他们组织的所谓

① 日本平安时代由庄民、公民中分化出来而占有土地的人。

② 南山城的国民曾以三十六个人为代表在宇治的平等院召开了会议。在这里曾制定了国内的法律，而且还自主地决定了缴纳给领主的税额。

③ 关所即关卡。

“座”①的组合，听说他们这些人曾和大的寺院僧侣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而发了大财。

面对这些罪恶的社会现实生活，也许会使还在年幼时代的秀吉感到极大的愤怒和怨恨。

当秀吉悄然无语地从家逃出的时候，他只拿了一贯永乐钱。在清州买进了木棉针，到鸣海的地方兑换了一些食物和草鞋。当然就当时来说买木棉针，似乎是颇有眼力的，可是那只能说为了一时的切身利益，但是要从应付社会的复杂环境来说是不够明智的，可见秀吉还是年幼无知。

对于丰臣秀吉的成长来说，不仅不能说是一帆风顺的，而且他的生活道路是曲折的坎坷不平的。

在秀吉毅然决然地从家逃走之后的十几年岁月中，正好赶上织田信秀处于苦斗的时期。这时，在东边的骏河、远江、三河的今川义元，还有在西边美浓的斋藤道三，他们都把进攻的目标对准尾张。在清州、岩仓两织田家，他们也企图东山再起。

此时，处于年幼的秀吉也就无可奈何地被卷入到连绵不断的战争漩涡之中。过去，当他在家乡生活的时候，他曾经一度想过，父亲是因为在战争中负伤才死去的，那么，为什么不能成为仕官的谱代②之家呢？今天，由于他经受了频仍战争生活的艰难困苦磨练，于是迫使他对过去的想法有所认识和体会。然而，继父的那利箭一般的冰冷无情的目光，铭

① 商工业的统一组织。座的首脑叫座头。

② 旧臣，担任要职。

刻于他的心中，这也就是促成他产生羡慕历代英雄豪杰念头的原因之一。

丈夫由于战争的负伤而过早地死在自己的前头，撇下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母亲面对这种孤苦无依的艰难境遇，因而不得不百般地叮嘱秀吉同她的新夫能够和睦相处，百依百顺，同时她还希望孩子安贫乐道地度过一生，这就算是母亲最大的愿望了。可是，年幼的秀吉不知为什么就是不能满足母亲的愿望。那么是不是由于残酷世道的动荡不安，还是有什么另外的因素在鼓动着他？

平日在秀吉的头脑中经常浮现着做个英勇的武士，还是当个老实农民的想法。想法一旦从朦胧到了清晰的时候，就变成了他的实际行动。前一种想法终于战胜了，而这种想法远远地超越母亲为他设计的愿望。因此，在一五五一年也正是秀吉刚满十六岁的那年，他不告而别从家里偷偷地逃了出来。

也正是这一年，失去父亲的信长继承了家业。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各自开始踏上不同的生活道路。

当然，这时彼此并不认识。

2. 松下嘉兵卫

在远江曳马川的旁边，一个偶然的机会，秀吉被久能城主松下嘉兵卫雇去了。

当时，他虽然还没有成为一名武士，但仅就给武家服务这一点而言，人们可以想象当时秀吉是多么欣喜若狂，而嘉

兵卫也似乎是很喜欢秀吉的。那还是在后来，当向九州出阵之时，秀吉曾经对他的部下这样说过：

“说起松下嘉兵卫大人，从前我在他手下做御牢人①的时候，大人对于我和其他人是迥然不同的，格外地关照。”

因此，秀吉对松下嘉兵卫的恩情视如泰山，终身不忘。

可是，作为松下的部下秀吉，为什么没有一直呆下去呢？这也许是由于同事的嫉妒，或者是讨厌人们对他的恶意中伤，或许是由于他看到了松下的势力和施展个人的才能发生矛盾；仅就这一点而言，使他尤为感到恐惧和不安。

然而，我倒认为秀吉也许仅仅是由于对主人的个人恩义和不满，产生了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痛苦情绪。也许使秀吉一直苦恼的是今川一党的那种充斥于整个阵营的陈旧而腐败的气氛，他对新的历史潮流有着更加强烈的憧憬和希望。于是，恩义同不满交织在一起产生的矛盾，致使秀吉苦恼着。

今川义元弋代的祖先，不过是三河幡豆郡今川庄的一门豪族。义元帮助足利尊和朝廷进行不义的战斗。他的儿子贞世是自己的部下，曾经平定了九州。他们有贵族阶级的深厚文化教养，对武家的文化创造作过不少贡献。因此，今川得以合并骏河、远江、三河，终于成为东海的名家。

可是义元却忘记了祖先的浴血战斗，只是继承了遗产，随之给自己带来的却是颓废和腐朽。在今川统辖下的有松下饭尾、吉良等土豪、小大名，而他们又都是割据于一方。今川当然阻挡不住时代的滚滚洪流。这时，从三河方面传来了裁

① 御牢人就是仆人。

培木棉技术，还有机织等工业。

在室町时代的中期，在松滨有德政一揆①袭击高利贷者的事情屡屡发生。义元的父亲氏亲，他为避免一族家臣之争，不得不暂时隐藏于山中。可是，由于今川的陈旧而腐败的气氛，因而也就窒息了木棉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这时，如火如荼的人民战争席卷着各地方的国人②。而各地组织的领导者又多是由老的首领来统治，这样就必须由他自己去破坏、瓦解。因此，在形势上要求他们必须和正在战斗着的农民结合在一起，方有自己的出路和前程。

今川是旧的守护③，虽然腐败无能，可是他却继续支配和统辖着国中。而国人与其决定和农民结合起来，当然这样的选择对他们来说是一条有百弊而无一利的危险道路，那倒不如依靠旧的势力来巩固和维持他们已经取得的权力和地位。可是这样一来，颓废和腐败便随之产生了。这种不堪想象的局面，正和秀吉朝思暮想所期望的、所向往的恰好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了。

而使秀吉产生不满情绪的焦点也就在这里。这也正象《甫庵太阁记》中说的：“嘉兵卫的恩情，也不可能把他挽留下来了。”该太阁记还记载了关于秀吉不告而辞的一段传说：有一次让秀吉到他的故乡尾张去买叫做胴丸之类的甲胄武装。秀吉将货款昧为已有，便投奔到信长麾下而任了职。这段记载只能说是当时的一种传说罢了。而我倒想采用《太

① 一揆是农民暴动的组织。

② 国人是各地方的土著武士。

③ 守护是地方官职。通常每国（大行政区）设一守护，掌管军警、司法等权。

阁素生记》中所陈述的说法。该书说，嘉兵卫恣意欺负同辈，这对秀吉来说是目不忍睹的事情。嘉兵卫对此有过耳闻，进而了解了秀吉，于是就准了假，还发给一笔路费让秀吉自讨方便。秀吉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便默默地拂袖而去。

嘉兵卫之所以能采取如此果敢而断然的行动，是他早已看透了秀吉。倘如嘉兵卫一旦同自己政见不和的人战斗，秀吉完全有可能被城主或同伙的大名围攻。因此说，嘉兵卫尽管如何钟爱秀吉，如何承认他的卓越才干，然而，由于彼此政治观点不同，追求的目的各异，当然想留住秀吉也是枉然。

说起来，嘉兵卫对秀吉的情谊仍是始终如一的，所以才主动地让秀吉离开自己。严格地讲，嘉兵卫这个人对秀吉的境遇还不是同情的，对他的卓越才能也不是充分肯定的。不然，他也就不会让秀吉离开。也因为嘉兵卫主动地放走了秀吉，秀吉才得以在他漫长的生活道路上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才干，所以，丰臣秀吉的名字才能够在历史上流传下来。

3. 织田信长

秀吉忧心忡忡地度过了为期两年的流浪生活。但是在《素生记》中曾说，他立即到织田信长麾下任职了。这一说法十分不确。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背着继父而悄悄从家逃走的流浪儿，只有潜入野武士、土豪的门下做个仆人，此外是别无生路可走的。在矢作川的桥上遇到蜂须贺小六的传说，虽说是完全近于瞎编妄说，我想这也不是毫无道理的。在他艰难困

苦地度过了流浪生活的一五五八年，二十三岁的秀吉这才服务于织田信长。就是在这里，他还是个在冬天的凌晨，于大门前为主人温暖草鞋的佣人。和主人之间的相互交往，或是面陈心意，那是后代人所难以想象的情景。如果可以看到的，只能是对新来的妬嫉、中伤的一些吃苦头的差事罢了。当然，这和他在远江的境况并没有什么不同。

尽管面对残酷的现实生活，可是秀吉始终没有产生要离开这里的想法。因为他深刻地理解，在远江是由于他同陈旧腐败的势力激烈斗争而被排挤出来的。经过异乎寻常的斗争，他明白了：把自己的才能从陈旧势力的桎梏中拯救出来，把对君主的恩义同阿谀奉承要区分开来。虽然，他曾一度痛苦于对主君之爱，那是由于鱼目混珠和狭隘思想所造成的。而今他到了这里，虽然还没有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可是，他对未来却充满着希望。

在秀吉带着一种连他自己也说不太清楚的朦胧思想离家出走的那年，织田信长的父亲也就是在这年死去的。当秀吉由于流浪生活给他的不幸所造成的一时间的精神颓废而苦恼着的时候，信长也正沉沦于痛苦、烦恼的生活海洋之中。如果说在河边拣到一只小猴，它是随时都有逃跑的机会，可是作为一国之主的人，当然不会象拣来的小猴一样轻易逃掉。他把头发盘成小圆刷似的形状，并且还在发结上边缠上红、黄颜色的丝线，在腰间挎着朱红鞘的大刀。也不怕什么人看见，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栗子、柿子、瓜果之类的东西。

就是在大街上，他也毫不介意地站着大口吃饼。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被人耻笑为大傻瓜，他也不以为然，满不在

乎。在安葬他父亲的时候，表现得越加使人不能理解。这天，他不仅对发型不加装饰，而且蓬头垢面，还把大刀、短腰刀用稻草绳缠了起来。用手把抹香①抓起来便又撒了出去。给人感觉他不这样似乎就活不成了。当日只有筑紫的客僧夸奖他说：“这就是保持国家的人呀！”可是守役的平手政秀却和客僧的看法截然不同。虽然他从内心深处炽烈地爱着信长，却对他的心情难以理解，同时对他的放荡不羁行为是目不忍视的。而信长对他是十分亲近的，正因为如此，政秀才产生了一种难言的心绪。如果说赌气的话，但也不能如此丑态百出。看来政秀是无能为力了，便怅怅地噙着泪花自杀了。

这时国内的土豪、清州和岩仓的两个织田家同今川互相勾结在一起，于是结成同盟。

在信长父亲葬礼的仪式上，只好推戴由穿着折缝的高肩衣的弟弟勘十郎信行和谋事林佐渡、柴田胜家来主持。

信长以放荡不羁的行动来显示自己是个“大傻瓜”的做法，不仅是徒劳无益的，反而断送了自己最亲近的部下政秀的性命。由于政秀的自杀使信长异常吃惊，于是引起他的警觉，作出深刻而痛苦的反省，随之而来的是他解除了由于过分郁愤而采取的放荡行为和令人不解的生活方式。他后悔莫及，于是就建立了一座政秀寺，来祈祷政秀在天之灵。

尽管如此，信长并不是政秀所期望的那样一个为人正直而又有政治远见的人。

信长继父亲之后，把面向伊势湾的南尾张的名君、商人

① 抹香即香末。